

傀 儡 人 生

文 / [美国] 查理·考夫曼

译 / 赵祥龄

【译者前言】 《傀儡人生》(Being John Malkovich, 又译《做约翰·马尔科维奇》)创意独特,情节离奇,编派巧妙,完全超出常人的想像:主人公克莱格·施瓦茨是纽约街头一位身怀绝技的木偶表演艺人,可是在恶劣的经济环境中,他的表演艺术毫无用武之地,只能陷入穷困潦倒,走投无路的境地。与妻子洛蒂的十年婚姻也变得索然无味。妻子屡劝他另谋生计,终于他在一家公司找到一份检索文件档案的工作。这家奇怪的公司设在纽约一座大楼的七层半,只有半层高,员工们每天须弯着腰走动。一天,克莱格在挪动文件柜时偶然发现柜后墙上有一道小门,打开门发现里面是一条幽黑黏滑的管道。他试着往里爬时突然被一股力量吸了进去,原来这是一条通到美国当红影星约翰·马尔科维奇脑颅的秘密通道。一旦进入其中,你就可以完全跟马尔科维奇一样感受世界,15分钟后再被吐出来,掉在公路旁的壕沟里。克莱格把这个秘密告诉给他为之心仪却屡遭拒绝的女同事马克辛,她认为这是个生财之道,于是两人决定卖票,让那些梦想改变人生的人们有机会花200美元去当15分钟的马尔科维奇。洛蒂知道后非要一试为快,从而引发出夫妻关系、朋友关系、社会关系等一系列令人难以逆料的变异……

作者查理·考夫曼1958年出生在美国东海岸的长岛,曾先后就学于波士顿大学和纽约大学。剧本写成于1999年,是查理·霍夫曼的成名之作,使他一夜之间由一个普通的电视剧作者成为美国公众广泛认可的“天才”电影剧作家。其独辟蹊径的“奇思异想”,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大胆”、“独创”和“超现实的喜剧想像力”,得到影评界的普遍赞赏。它的成功不仅在于其离奇的构思非常投合好莱坞近年来追求超越常规、超越自然的口味,而且在于他这种近乎荒诞的故事所折射的现实,在许多方面却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十分贴近。2000年,美国著名导演斯派克·琼兹成功地将它搬上银幕,当年便获得最佳导演、最佳剧本和最佳女演员三项奥斯卡奖提名。

【作者自序】 他们要我在这个剧本写篇序言。我告诉他们,不知道说些什么。他们对我说,没关系,写点就行。他们说,学着写剧本的人常买这类书,都希望能看到作者的话。他们

告诉我,我欠读者一点东西。我说那就试试吧,我宁愿不欠人什么。这不,今晚我就坐在这里试着写。现在是凌晨三点钟。我已经好几个星期没睡好觉了,整个人都在崩溃。身体是有些问题,也许是酒喝得太多,一位我曾经视为朋友的人这样提醒我。关键是事情乱得很。这阵子我离开家住在汽车里,处于过渡之中。以前一直住的老地方已不再是我的选择。人们都很怪,不能相信他们。所以我就呆在汽车里,车子停放在一位熟人,一位失业演员门外的车道上,他正在帮助我解脱困境。我本来是可以住旅馆的,就是说,我本来是住得起旅馆的,但没有去住。我需要 一个熟悉的地方,不然我会忘掉脑子里还记得的东西。我熟悉我的车,过去 5 个月里,车内扔的快餐包装纸一点都没有动过,它们像朋友一样。今天怎么样啊,麦当劳? 那上面又是什么,星巴克杯子? 早晨呢,我在演员家的浴室里冲个澡,待遇可谓不坏。他有个漂亮的女朋友,她有时会冲我笑笑,并无挑逗之意,没有那回事,然而这却帮我渡过了一些艰难的日子。如今我有了地方,租了一间不大的公寓房,足够我在里面弄明白需要弄明白的事情。可是,住进去又有些与世隔绝,也让我付出了一些代价。我思路不清,工作受到影响,有些美妙的想法。我的对门住着一位可怜的老人,他有时邀请我过去喝杯茶,我总是拒绝。然后又觉得过意不去,甚至难为情。不过,还没有到要过去跟他喝杯茶的地步。这可是跑题了,正题是一篇序言。我能就“傀儡人生”说些什么呢? 几年前我平白无故地写了这么个剧本,也不知为什么选中了约翰·马尔科维奇。我也不知道这个念头是怎么产生的。我回答不了这些问题,没有答案。我是个没有答案的人,他略带戏剧性地讲。有的时候,在天色很晚很黑很静的情况下,我甚至是个不想问题的人。一种失却了好奇心的麻木感爬满全身,我就坐在那里,两眼盯着墙壁上那块奇怪可疑的污渍,什么也不想。管它宇宙是怎么回事。这时候,一个小小的问题会慢慢地钻到我的脑前来。这个问题就是,我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处境? 我到底是个什么人,居然可怕到人们不得不如此残忍地加以对待? 是的,残忍,一种精神上的残忍。我是人呀,当然有自己的弱点。我的不安分,我的欲望。可是我有这样做的权利。不允许任何人对我说我不可以这样。因此,如果活此一生的代价是遭人鄙弃的话,我想那就是我该付出的了。不过,我倒不必像小玛丽阳光(Little Mary Sunshine)那样忙乎。也许我不该跟你,跟一个刚刚无辜地购买了这本书的陌生人说这些。也许这并不是你想要读到的,也许你想知道的是关于好莱坞或关于写作过程等等之类的无聊话题,也许你想要读到的是片中某位演员的风流韵事,或者想知道谁和谁睡过觉,或者希望我会见机行事,告诉你莱斯特这个角色原型是我中学时代的几何老师,但是我没有那种才分跟你讲这些。我讲不出任何精明、闪亮和深刻的东西。我是一个可怜的孤独者,没有令人感兴趣的轶事。我唯一可以一谈的,也是我此刻唯一牵挂于心的就是:人是可以成为奸诈之徒的。有时候他们会对你说他们爱你,关心你,也许他们并非如此。意识到这一点不是很可怕吗? 当然,这也有它的道理。没有人会真的喜欢我,我是说以前从未有过。我卖出一个剧本,忽然间有人就喜欢上我了。这纯系偶然,对吧? 对,是的。如果说在这篇序言里,我能就剧本的写作说点什么的话,那就是必须写所了解的东西。我是对什么都不了解,连对自己一生的每一分秒都不了解。我生存在充满混乱、不安、妒忌和孤独的迷雾之中。对门的老人自己那么困难,还伸出手来要给我以安慰,或许他是带着某种愚蠢的希望,希望我能报之以对他的慰藉。但我不会接受他的邀请的。他又不是一位

俏丽的佳人,因为在一家专业报纸的文章里看到我的名字而想跟我上床。我对他毫无用处。我就装病。哎呀,太阳都升起来啦,街上也有了行人车辆。活生生的人走向实实在在的工作。那该是怎样的景象?我听得见老人在他房里四处敲击的声响,他那茶壶水开的哨声像在嘲笑我。我却毫无进展,没能想出这篇序言,或别的什么。我能就我所知的电影剧本写作过程告诉你一些什么呢?假如你在独自构思,那么来了灵感抓住它就是了。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灵感?灵感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你就坐在那里等吧。我就是这么做的,坐在那里等。等什么我也不知道。让它更好些?它是什么?你告诉我好吗?你来写一篇序言寄给我。也许你知道,也许你能告诉我点什么。为什么非得顺着 一个方向:作者给读者?也许你有那么一个让我耳目一新的点子,一个在我冷峻、偏执、周而复始的思考过程中未曾想到过的点子。有没有这样一种东西?有没有可能将一个人具有转变力的想法传给另一个人呢?这就是我在这篇序言里应该提供给你的东西吗?一种能够启动你走上成功的电影剧本写作生涯的东西吗?我若认为自己有这种能力,那未免过于狂妄。你若期望得到它,则未免过于天真。嘿,要叫我说,真实的情况是一团糟,这个世界浑浑噩噩。人们都很鄙俗、孤独、不知所措。没有谁弄得明白。有的人装作他们行,别信他们。有的人装作喜欢你,你别当真。如果你打算写一个电影剧本,尽量掌握在 110 页左右。

查理·霍夫曼
于加州洛杉矶

废话一篇。就这样大功告成了?什么也不是,简直像开玩笑。算句口头话吧,也不够档次。真不好意思。就交给你吧,说不定是个有气量的人。也许你喜欢这部电影,想读读剧本,了解一下作品和作者。而我现在就在我舒适的居室里,一味地孤芳自赏,全不把你求知的渴望当回事,却要将自己污秽暴躁的心灵劈头盖脸地喷泄给你,就像是充满病毒的喷嚏一样。我向你,向所有跟我打过交道的人赔礼道歉。我起码欠着你一个东西,那就是我对剧本写作技巧的干净而真实的想法。现在我明白了。不然的话,我永远无法原谅自己。不然的话,我就是个十足让人讨厌的家伙。那样可不行,不行。所以你瞧,讲点实实在在的东西是不容易的。我认为,在作品中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讲真话。我认为是,我认为就是这么回事。可是,我为什么要讲真话呢?也许这样做,我会作为一个讲真话的哥们儿而闻名于世。也许不过如此,在诚实的幌子下更加自吹自擂罢了。这是我的绝招。好吧,我来做这个讲真话的人。也许这么一来有的人会爱上我,也许有的女人会觉得那样很性感。我是说,单凭长相我是得不到这些东西的。于是就做这个诚实人。嘿!你们瞧我,我绝对实话实说,不计任何后果!多么了不起的英雄。对不起,我觉得那样未必就达到了我预期的目的。要知道,我不过是一个想出人头地的小人物。我想受到人们的热爱和敬仰。我想叫女人觉得我性感,哪怕是男人,也行。我想叫所有的人都觉得我才华出众。而且,我想叫所有的人都觉得我对(钱)那玩意儿一点儿都不在乎。你又要问了,我是什么人,趁我现在尚未改变自己胆怯的想法,还是跑一趟格林代尔的金科镇把这个东西电邮给法伯尔—法伯尔公司为好。

查理·霍夫曼

于加州洛杉矶

最后,我要感谢所有为把这个剧本拍成电影而勤奋工作的人们。这是一个艰辛的过程,目睹每一位参与者的创新精神和不知疲劳的工作,是至为愉快的。

查理·霍夫曼

于加州格林代尔

外景,纽约市街道(蒙太奇),白天

蒙太奇在片头字幕背后映出。纪录片式的用镜,给人以真实感。

我们看到克莱格,30岁,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间,换着不同的服装,试图在街头表演木偶戏挣点钱。他的表演是用一个提线木偶(一个精心制作的、酷似他本人的小木偶)亦步亦趋地跟在过路行人的背后,并模仿他们的表情和步态。克莱格艺技惊人,他的木偶能把人模仿得惟妙惟肖。然而,被他学样的行人不是无动于衷,匆匆走过,就是大声喝斥他滚开,莫讨人嫌。他那只收钱的杯子还一直空在那里。

外景,纽约市地铁入口,晚上

这组镜头的最后一景是克莱格晚上走进一个地铁入口,提线木偶无精打采地耷拉在他的肩头。(渐转暗)

画外音:克莱格,亲爱的,该起床了。

(切换)

内景,克莱格和洛蒂的卧室,早晨

克莱格在床上猛然醒来,一只非洲灰色鹦鹉正立在他的胸上,眼睁睁地瞅着他。

鹦鹉:克莱格,亲爱的,该起床了。

洛蒂,30岁,正穿戴整齐准备去上班,听到声音忙走进来,一把将鹦鹉从克

莱格胸上拽开。

洛蒂:对不起,亲爱的,我不知道奥林·哈奇从笼子里出来了。早上好(俯身在克莱格的额头上吻了一下)。

克莱格:早上好。

洛蒂:对不起,我得走了。一大早喂动物的虫食就要运到了。

克莱格:祝你开心。

洛蒂:克莱格,听着,亲爱的,我一直在想,要是你能找到一份工作什么的,也许会觉得好一些。

克莱格:不是说过了吗?可眼下经济这么萧条,谁还要一个耍木偶的?

洛蒂:喏,我是说,也许在木偶这一行全面好起来之前,你可以先做点别的什么。

克莱格(怨忿地):伟大的曼迪尼才不需要打短工呢。

洛蒂(叹息):克莱格,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为德瑞克·曼迪尼的。(稍顿)好了,虫食等着我呢。能帮个忙吗?

克莱格:什么事?

洛蒂:照看一下伊莱贾好吗?它今早有点不舒服。

克莱格:哪一个伊莱贾来着?

洛蒂:那只小猩猩。

克莱格:好的。(切换)

内景, 克莱格和洛蒂的储藏室, 早晨里面乱七八糟, 从便宜的音箱里传出巴托克吵人的音乐。靠房里头搭着一个小型舞台, 台上打着灯光。木偶“克莱格”正在台上走来走去, 双手极其灵巧地扭动着。朝舞台的后上方看去, 我们可以看到克莱格。他在操纵着木偶, 手指的动作快极了。木偶开始跳起舞来, 跳的是一段很优美但难度很大的芭蕾舞片段。不一会儿, 木偶腾空翻跃起来, 做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动作。真克莱格的额头出汗了, 他的手指快捷灵活似闪电。木偶克莱格擦去额头上的汗水, 动作越来越快, 最后跌倒在舞台上。它捧着脸哭泣。克莱格挂起木偶, 从舞台后面走下来。他喘息着, 关掉音乐, 拿起一罐啤酒痛饮。(切换)

内景, 克莱格和洛蒂的起居室, 白天房间里到处都是关着的和没关的各种动物: 一条蛇, 一只美洲蜥蜴, 鸚鵡, 狗和几只猫。克莱格坐在沙发上翻阅报纸, 翻到了招工广告版。背景处电视机开着。小猩猩伊莱贾坐在他身边, 捂着肚子轻声哼哼着。

电视里, 德瑞克·曼迪尼正从一座水塔顶上操纵一只60英尺高的提线木偶, 聚集的人群看得出了神。

电视播音员: 当德瑞克·曼迪尼这位堪称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木偶大师, 在无与伦比的查尔斯·尼尔森·赖利的导演下, 用他那只60英尺高的木偶艾米利·狄金森表演《阿姆赫斯特的美女》时, 观众们简直如醉如痴。

查尔斯·尼尔森·赖利乘着热气球从高塔旁飘过。

查尔斯·尼尔森·赖利: 漂亮极了, 漂亮极了, 妞妞。

克莱格: 耍鬼把戏的混蛋! (伊莱贾又哼哼起来, 克莱格瞥了它一眼) 你不知道作个猴子你有多幸运。我要是个猴子, 我将是最幸福的人。谁也不会指望我做什么, 成天坐在沙发上哼哼就行了。这就是生活。

伊莱贾抬头看着克莱格, 莫名其妙。克莱格瞪着它, 试图把它吓住但想想又作罢了。(切换)

外景。华盛顿广场公园, 白天

克莱格搭起了一个轻便的木偶戏台, 正在表演。不多几个人在看。戏台一旁的架板上写着:《埃比拉德和赫洛伊斯的悲剧》。一只帽子里放了一些硬币。戏台上的布景是两间中世纪的房间, 中间隔了一道墙, 每一间各有一张写字桌。克莱格同时操纵着两只木偶, 一个扮作中世纪的修女(赫洛伊斯), 另一个扮作修道士(埃比拉德), 各自坐在桌前写着。一只低音喇叭放出埃比拉德和赫洛伊斯的声音——

赫洛伊斯: 在我们享受心神不安的爱乐趣并沉醉于私通的时候, 却没有受到上帝的严惩……

一个男人领着他的小女儿走过。

小女孩: 爸爸, 木偶戏!

埃比拉德: 别说了, 求求你, 别再有这样的抱怨……

父亲(看着手表): 就一分钟, 孩子, 我们还得去见妈妈。

两人停下来, 小女孩高兴地一直跑到戏台跟前, 父亲在一条长凳上坐下。

赫洛伊斯: 即使是在做弥撒, 当我们的祈祷本应更加纯洁的时候

赫洛伊斯从桌边站起来, 走到将她和埃比拉德隔开的墙边。埃比拉德走到墙的另一边。

赫洛伊斯:对于这种快乐的淫荡的憧憬是这样地控制了我那悲苦的灵魂, 以致我满脑子全是淫欲的放纵, 而不是我的祈祷。

两个木偶开始彼此做爱, 就像没有那道隔墙似的。一直没有留意的父亲抬头看过去, 恰好看到两个木偶越来越露骨的性交动作。

赫洛伊斯: 有时候, 只要肢体一动我的这种念头便会暴露无遗

父亲为之瞠目 ——

父亲: 他妈的!

他冲向木偶戏台, 打翻纸板布景, 踏碎一只木偶。他挥拳朝克莱格脸上打去。

(切换)

内景, 宠物商店, 傍晚

洛蒂身穿工作服正在里面喂鱼。随着门铃声, 一个人走进来。洛蒂抬头望去, 是克莱格。他嘴唇肿得老厚, 鼻子还在流血, 身后拖着他的木偶, 木偶的头部已被踩坏。洛蒂气喘吁吁地朝他跑过去。

洛蒂: 哎呀, 宝贝儿, 又出事儿了! 唉, 亲爱的, 你怎么样?

克莱格耸耸肩膀, 洛蒂把他紧紧拥入怀中。

洛蒂: 克莱格, 你这是怎么弄的?

克莱格(厚肿的嘴唇噤着): 我正演着木偶戏。

洛蒂望着他, 眼里盈满泪水。

(切换)

内景。克莱格和洛蒂的储藏室, 早晨

克莱格坐在他的工作台前, 手里拿着已被踩坏的木偶脑袋, 审视着它, 身旁放着要用的工具。他叹了口气, 又把木偶脑袋放进了抽屉。

(切换)

内景, 厨房, 早晨

一张打开的报纸的近镜头。镜头拉开, 我们看到克莱格坐在厨房桌旁看招工广告。他在木偶戏一栏下查找, 没有。一则框在方框里的广告的粗笔标题“寻找一名快手男子”, 吸引了克莱格的目光。他读道: “为快速查阅文档, 需要一名手指异常敏捷灵活的矮个头文档工。机会均等的雇主”。他抄下地址。

外景, 默廷一弗莱默大厦, 白天

克莱格身穿休闲上衣, 打着领带, 沿着第十一街一边走, 一边寻找地址。

(切换)

内景, 写字楼门厅, 白天

克莱格站在列有公司名称的标示板前, 找到莱斯特公司, 它在七层半。他按了电梯钮, 等在那里。一位女士走来, 停在他身旁等电梯。电梯门打开, 克莱格和那位女士一起走进电梯。

内景, 电梯, 稍后

那位女士按“9”。克莱格看了一遍按钮, 没有“72”。

女士: 七层半, 对吗?

克莱格: 嗯, 对。

女士: 我带你去。

女士拣起靠在电梯角落的一根撬棍, 看着楼层号一个接一个闪过。她在“7”刚闪过“8”还没出现时, 按下紧急制动钮, 电梯猛然停下。她用撬棍撬开电梯

的两扇门,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处规范的写字楼走廊,所不同的是,从地面到天花板只有四英尺左右,因此这里的全部设施都相应地按比例缩小。电梯对面墙上标的层号正是7 2/。

女士:七层半。

克莱格:谢谢你。

克莱格爬到七层半上。(切换)

内景,七层半,稍后

克莱格猫着腰沿着走廊寻找莱斯特公司,他与一位迎面走来的躬腰驼背的男人擦肩而过时,彼此点头致意。克莱格看到一扇门上标有:“莱斯特公司——1922年以来一直满足美国文件管理需要的公司”。他走了进去。(切换)

内景,莱斯特公司的接待区,稍后

为适应这个低矮的空间,室内所有的家具都相应缩小了。一些人坐在那里浏览杂志。端着文件盒子的雇员们匆匆走过。克莱格朝接待员弗洛里斯走去。

弗洛里斯:欢迎来莱斯特公司。有什么文档工作要我们代劳吗?

克莱格:没有。哎,我叫克莱格·施瓦茨,是来见莱斯特先生的。

弗洛里斯:请坐,胡阿雷斯先生。

克莱格:施瓦茨。

弗洛里斯:什么?

克莱格:施瓦茨。

弗洛里斯:对不起,恐怕我听不懂你在说些什么。

克莱格:我叫施瓦茨。

弗洛里斯:你要刷子?

克莱格:算了(克莱格挨着其他求职者坐下)。

弗洛里斯(隔着房间叫道):什么酸了?(电话铃响起,弗洛里斯拿起电话,然后朝克莱格)胡阿雷斯先生?

克莱格:叫我吗?

弗洛里斯:你怎么?

克莱格:我问是不是叫我?

弗洛里斯:你什么意思?听好了,我可没时间听你们这些口齿不清的求职者瞎咕噜。何况,莱斯特博士现在要见你。

内景,莱斯特的办公室,稍后

克莱格走进来。莱斯特,一位高大的老人,躬身坐在他的小椅子上。

莱斯特:请进,胡阿雷斯先生。我应该站起来,可是,喏,你瞧。

克莱格(伸出手):其实,我叫克莱格·施瓦茨,莱斯特博士。

莱斯特(拨动内部对讲机的开关):保安。

克莱格:不用,先生,没关系的。只是跟你的秘书搞混了。

莱斯特:她不是我的秘书,她是人们



所称的行政联络员,而且我和她没有那种关系,如果那是你言外之意的话。

克莱格:一点儿也没有这个意思,莱斯特博士。是我说错了。

莱斯特:告诉我,施瓦茨博士,你觉得你能给莱斯特公司带来什么?

克莱格:是这样,先生,我是一个很出色的文档管理员。

莱斯特(狡黠地):是吗,呃?(他抽出两张索引卡片,想了一想,然后在每一张卡片上写了点什么)好的,哪个字母应在前面(他举起两张卡片,右手的卡片上是字母“M”,左手的卡片上则是一个从未见过和难以辨认的符号)……这一个,还是这一个?

克莱格:左边的符号不是个字母,先生。

莱斯特:嘿,你真行。我还想骗骗你呢。好吧,你把这些按顺序理理好。

他递给克莱格一摞索引卡片,克莱格以惊人的速度灵巧地把它们全部排列好。莱斯特看着,眼睛睁得老大。(拨动内部通话的开关)弗洛里斯,接吉尼斯电话。

弗洛里斯(画外):成吉思汗的画?

莱斯特:算了。

弗洛里斯(画外):什么酸了?

莱斯特(关掉开关):不错的女人,弗洛里斯。我不知道她怎么受得了我这说话的毛病。

克莱格:你说话没毛病呀,莱斯特博士。

莱斯特:恭维可以使你走遍天下,孩子。可是在这个问题上我恐怕还得相信

弗洛里斯。要知道,她师从凯西·韦斯顿,得到她的语言障碍学博士学位。你也许读过她的回忆录《我谁也听不懂》吧。

克莱格:没读过。

莱斯特:太遗憾了。它实话实说。这就是为什么东方(也就是犹太)出版公司碰都不愿意碰它的原因。这是该书封皮上的一句话,对了,是乔治·威尔的。(稍顿)我说的话你要是一点也听不懂,我很抱歉,施瓦茨博士。

克莱格:不,我全听得懂。

莱斯特(哽噎地):多谢你好心地说谎。要知道,在我这座与世隔绝、语言难懂的孤塔里,我一向是很孤独的。好,你被录用了。有什么问题吗?

克莱格:就一个,这层楼为什么这么低矮?

莱斯特:顶限低嘛,孩子,我们把省下的钱都用到你们身上了。(开怀大笑)但是说真的,情况介绍会上会讲到这些的。

(切换)

内景,七层半,白天

克莱格沿门厅走廊走去,走进情况介绍室。

内景,情况介绍室,白天

这是一间会议室,里面散坐着一些人。克莱格坐下。他朝四周望去,眼睛停在马克辛身上。她二十八九岁,剪得很短的黑发,眼睛暗暗的,脸上没有表情,一副冷漠的面孔。看来她是在把情况介绍室当作休息室,一边抽烟,一边阅览一份杂志。克莱格看呆了,马克辛抬头看了他一眼,然后继续看她的杂志。灯光渐暗,放录像的荧屏亮了起来。

(切换)

外景,写字楼,白天

镜头自下而上掠过大楼。

音乐: 气势昂扬的工业电影音乐。

字幕: 七层半

解说(画外音): 欢迎光临默廷·弗雷默大厦的七层半。既然各位将要整天在这里工作,那么了解一点关于这个著名楼层的历史是很重要的。(化入)

内景,七层半,白天

两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唐和温蒂蹲伏在厅廊里聊天,一人端着一杯咖啡。

温蒂: 你好,唐。

唐: 你好,温蒂。

温蒂: 唐,不知你是否知道我们工作的地方天花板为什么这么低?

唐: 这是个有趣的故事,温蒂。许多年前,在19世纪末,一位正在寻找投资给我们伟大国家未来的爱尔兰船长詹姆斯·墨廷来到这个小镇,他决定在这里竖起一幢写字大楼。(切换)

建筑工人们劳动的电影资料片段。

唐(画外音): 他把这座大楼叫做默廷·弗雷默大厦,是以他自己和另外一位当地传说叫弗雷默的人的名字命名的。

(切换)

内景,19世纪的办公室,白天

扮演默廷的演员坐在桌旁用鹅毛笔书写着。他一脸络腮胡子,看上去十分严肃。

唐(画外音): 有一天,默廷船长接待了一位不速之客(有人敲门)。

默廷: 进来吧,倘若你有勇气的话(一个纤小的女人走进来)。

小女人: 默廷船长吗?

默廷: 有何贵干?小姑娘?

小女人: 我不是小姑娘,默廷船长,而是长得矮小的成年女子。

默廷(大吃一惊): 可不是吗。不过,你长得矮小并非我的过错。因此,你若为施舍而来,那就给我滚开,你这个讨厌的精灵!

小女人: 我不求施舍,求的是一位心地高尚仁慈的男士听我一言。

默廷(叹了口气): 好吧,有话请讲。

小女人: 默廷船长,我其实像你一样,是一个敬畏上帝的女基督徒。可是,天哪,这个世界在建造时恐怕没有考虑到我,门的把手太高,椅子过于笨重,顶篷高高的房间像是在嘲笑我的矮小。我还没有结婚,船长。毕竟,有谁愿意娶我这样的矮人呢?因此,我不得不为每周几个辨士去做一个配镜师。为什么不能有个地方让我安全舒适地工作呢?

默廷抹去眼角的泪水——

默廷: 这位女子,谁的故事也没有像你的这样打动我。我自己的妹妹就生得极其矮小,后来死了。因此,我要娶你为妻。我要在我的大楼里,在第七层和第八层之间,建造一个压缩尺寸的楼层。这样,从今以后,在上帝的绿色地球上,你和你不幸的同类至少有一个能够平安生活的地方……(化入)

内景,七层半走廊,白天

唐和温蒂蹲着交谈。

唐: 这就是七层半的故事。由于租金低得多,那些迫于这种或那种原因而不得不节俭的公司,就选中了这一层。不管怎么说,顶限就低嘛。哈哈!

温蒂: 哈哈!

字幕: 完。 (切换)

内景, 情况介绍室, 白天

荧屏暗下去, 灯光亮起来。克莱格朝马克辛望去, 她站起来, 从他身边走过。

克莱格: 动人的故事。

马克辛: 不幸地是, 那是瞎编的。

克莱格: 真的吗?

马克辛: 傻瓜才信呢, 不是吗?

克莱格: 你好, 我叫克莱格·施瓦茨, 刚来莱斯特公司上班。你在哪里上班?

马克辛: 做——一位名人——是多么沉闷, 像青蛙那样——在整个六月——将自己的名字——告诉宠爱它的泥淖, 是多么开诚布公!

克莱格(骄傲地): 艾米丽·狄金森的诗。

马克辛(走开): 不知道。 (切换)

内景, 克莱格和洛蒂的厨房, 晚上

洛蒂在切洋葱。一只鸚鵡蹲在她的头上。站在一旁的克莱格在炉子上的锅里搅和着。一只小猩猩从柜子顶上跳到冰箱顶上, 又跳到厨房桌上。狗盯着猩猩, 大声朝它叫着。

鸚鵡: 别叫了! 别叫了! 别叫了!

克莱格: 别叫了!

洛蒂(对克莱格): 对不起, 亲爱的(狗继续叫着)。

鸚鵡: 对不起, 亲爱的。对不起, 亲爱的(画外响起邻居敲墙声)。

邻居(画外): 别叫了!

洛蒂(喊道): 对不起(把鸚鵡从头上抓下来, 走出房间)!

鸚鵡(画外): 救命! 她要把我锁进笼

子了!

洛蒂(又进来): 厉害吧? 我教它的。

克莱格: 真行。他们几时到?

洛蒂: 七点左右。

克莱格: 咱们今晚得早睡。

洛蒂: 他们会理解的。另外, 明天早上我还要见伊莱贾的精神医生。我们就要刨到它胃酸的根子上了。

克莱格(心不在焉): 噢。

洛蒂: 她认为这是一种幼年的精神创伤, 可能是作为一只幼猩猩有先天不足的感觉。有意思, 嗯?

克莱格: 嗯。

洛蒂(稍顿): 哎, 亲爱的, 你有没有再考虑考虑要孩子的事儿?

克莱格: 你知道, 眼下这么困难, 经济上, 还有其他方面。看看职业问题怎么样再说吧。

洛蒂半心半意地点点头。门铃响了, 狗叫起来, 鸚鵡尖叫, 邻居敲墙。

(化入)

内景, 克莱格和洛蒂的餐室, 晚上

餐室的桌子已经摆好。克莱格和洛蒂跟他们的朋友彼得和格洛丽亚坐在那里用晚餐。他们之间的谈话一时陷入明显的冷场——

彼得: 菜很好吃, 洛蒂。

洛蒂: 谢谢, 克莱格还帮了忙呢, 你知道吗?

彼得: 是素食, 对吧?

洛蒂: 对呀, 全是素的, 一贯如此。

彼得: 真不容易。

谈话再一次冷场, 每个人都在吃东西。

彼得: 七层半那件事, 你不是蒙我们吧, 克莱格?

克莱格: 不蒙你们, 彼得。

格洛丽亚: 太妙了。听起来简直像是幻想的。(稍顿) 像是故事。(稍顿) 像是神话。(稍顿) 太妙了。(稍顿) 哎, 洛蒂, 你说全素食, 就是说全部都是素菜了?

(切换)

内景, 出租车, 晚上

格洛丽亚和彼得默默地坐在车里。

格洛丽亚: 洛蒂告诉我, 爱斯基摩人说雪有很多个词。

彼得: 多少个?

格洛丽亚: 我想是23个, 不, 27个。

彼得: 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

格洛丽亚: 因为他们有很多雪呀。挺有意思, 是吧? (切换)

内景, 克莱格和洛蒂的厨房, 晚上
克莱格洗碗盘, 洛蒂擦干, 谁也不看谁一眼。 (切换)

内景, 莱斯特公司办公区, 早上
克莱格身着米色西服套装, 用手推车推着文件, 把它们分发到人们的桌子上。弗洛里斯在门廊处观看。

弗洛里斯: 你真棒。

克莱格转过身来——

克莱格(一板一眼地): 谢谢你, 弗洛里斯。

弗洛里斯耸耸肩膀, 摇了摇头——

弗洛里斯: 你跟我们以前雇的男工都不一样。即便这样, 你讲话我还是听不懂。不过, 你的软腭共鸣极好, 而且你从不收缩你的会厌部位。

克莱格: 我是个训练有素的演员。

弗洛里斯(神魂颠倒地): 你说话真好听! 不管你说什么。你说呀, 说呀, 说呀! 我了不起的朋友, 你说呀! (切换)

内景, 早餐室/ 七层半门厅, 白天

克莱格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 马克辛端着空杯子走过来。

克莱格: 又见到你了(为她往杯子里倒咖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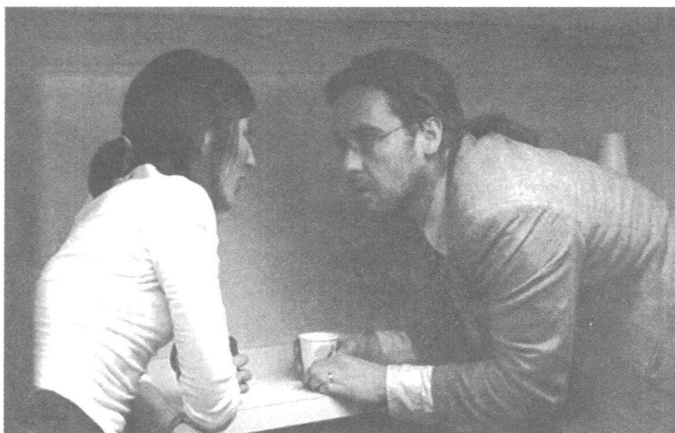
马克辛: 对。嗯……

克莱格: 哎, 我一直在琢磨你昨天的话, 你说介绍情况的电影故事是瞎编的。我想你一定是知道些什么。

马克辛: 要让女孩子脱裤子, 还得再绕50句舌才行。

克莱格: 不, 说真的。

马克辛: 要知道, 即使有一天你得到我, 也不会懂得怎么跟我来事儿的。这就是问题所在, 罗密欧(走开)。 (切换)



内景, 克莱格和洛蒂的储藏室, 晚上
 克莱格坐在他的工作台前, 正在为一个新木偶上最后一道油彩。它很漂亮, 是马克辛。我们看到他已经修好了木偶克莱格的脑袋。它身上的油漆未干, 坐在一张报纸上。洛蒂从门口静静地看着这一切。一只像洛蒂的木偶挂在钩子上, 肢体缠在一起, 满是灰尘。

洛蒂: 新的木偶?

克莱格为这突然的问话而窘迫 ——

克莱格: 噢, 我这是随意想到的。

洛蒂: 她很漂亮。

克莱格(耸耸肩): 随意想到的。(把木偶挂起来, 站起身, 关上灯) 走吧, 睡觉去。
 (切换)

内景, 克莱格和洛蒂的卧室, 夜晚
 房间里没开灯, 洛蒂轻轻打着呼噜。克莱格睁着眼躺在那里。他悄悄地爬起来, 走出卧室。洛蒂看着他走出去。

(切换)

内景, 克莱格和洛蒂的储藏室, 夜晚
 克莱格立在木偶戏台上方, 他同时操纵克莱格木偶和马克辛木偶, 两人表演了一段优美雅致的双人舞, 结束后彼此激情拥抱。

克莱格(轻声地): 我也会懂得怎么跟你来事儿的。
 (切换)

内景, 莱斯特公司办公区, 上午

克莱格索检文件, 弗洛里斯在门口看着他, 莱斯特博士则从橱柜后面看着弗洛里斯。

弗洛里斯: 哇, 瞧那些手指能给恰当的“密室”带来多么神奇的变化。(抚摸克莱格的脖子) 按字母顺序排一排我呀, 宝

贝儿。别忘了, “I”(我)得排在“U”(你)的前面。

弗洛里斯大声长笑, 笑声特长, 声音特大。

克莱格: 弗洛里斯, 你很不错, 可是, 我怕是已经爱上别的人啦。

弗洛里斯(受挫地): 我怕是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这个混蛋!

弗洛里斯跑出房间, 莱斯特从柜子后面伸出脑袋。

莱斯特: 你不要调戏弗洛里斯, 施瓦茨。哼, 我要是年轻 80 岁, 早扇你两个耳光了。

克莱格: 我没有调戏她, 先生。我只是呃, 你多大啦?

莱斯特: 105 岁。靠喝胡萝卜汁。(稍顿) 多极了的胡萝卜汁。我发誓, 简直不值钱哪。我连尿都是黄的。咳, 还不得不坐着尿就像他妈的小女孩似的, 每隔 15 分钟一次。但是, 谁也不想死呀, 施瓦茨。

克莱格: 噢, 是这样, 先生。

莱斯特: 别先生先生的, 叫鲍勃。我不死, 可是我越来越老, 满脸皱纹, 就像先前的梅子变成了你眼前这皱皱巴巴的梅子干。唉, 要是能再变年轻, 也许弗洛里斯就会答理我了。

克莱格: 老年人在很多方面可以做贡献, 先生。他们是我们联系历史的纽带。

莱斯特: 去你的, 我可不想当你们他妈的什么纽带。我只想感受弗洛里斯裸露的大腿跟我的贴在一起。我想体验激情, 让我的身体激起那个美丽而复杂的

女人体内的情欲。当我插入她体内时,我想叫她在一阵狂喜中浑身战栗。啊,上帝,这情欲的高潮,施瓦茨。

克莱格:莱斯特博士,能听你诉说你的感情,我非常荣幸,但是我认为办公的地方也许不是进行这种讨论的最佳环境。

莱斯特:好吧,今天下班后咱们在鲜嫩果汁酒吧见,我要把我知道的原原本本全告诉你(走出去)。

克莱格:狗屁。(切换)

内景,七层半过道,白天

克莱格蹲在付费电话旁,他一边打电话,一边看着一群老态龙钟的人们走出电梯,朝着莱斯特公司的办公室走来。

克莱格(对电话):我不会晚的,洛蒂。只是不得不呆一会儿,听莱斯特讲他的性幻想,喝点胡萝卜汁。这可关系到我的饭碗。

马克辛走过,克莱格抓住她的胳膊,示意要她等一等。她等在那里。

克莱格(对着电话):我得回去干活,是的,好吧,你也是,好的,再见(挂上电话)。

马克辛:什么事?

克莱格:就是想打个招呼。你知道吗,我还是不知道你叫什么,在哪儿工作。

马克辛:知道。

克莱格:这样好吗,如果我不出三次能猜出你叫什么,你今晚就得跟我出去喝一杯。

马克辛:好啊。干吗不呢?

克莱格:太好了。(边看着她的脸边

猜道)布……帕-恩……穆-哈……玛-纳……瑙-尔图-卡-拉尔……塔-莎-芭-芭-拉-斯-苏-斯阿-纳-安-斯-哦……穆瓦……马-克……斯-因——马克辛?

马克辛:谁告诉你的?

克莱格:我猜对了?

马克辛:谁告诉你的?

克莱格:我猜对了?谁也没有告诉我,马克辛!上帝呀,难道这不意味着什么吗?比方说,嗯,我们之间一种心灵的相通。我不知道,不知道,它肯定意味着什么,马克辛!上帝,多美的名字啊!马克辛!马克辛!我可以整天地叫着她。

马克辛:有人告诉你了。

克莱格:没有,没有人告诉我,马克辛。就是我自己猜出来的。这真是太令人惊奇了。哎,你住在哪里?在哪儿工作?

马克辛:我虽不太情愿,但说好的事我从不食言。咱们7点在烤猪店见。你若过时不到,我就走人。如果我发现你欺骗,那就瞧好吧。

克莱格(喜从天降):马克辛!

克莱格朝大厅那边走去,马克辛的脸上掠过一丝微笑。(切换)

内景,鲜嫩果汁酒吧,晚上

莱斯特与克莱格坐在桌旁。莱斯特的面前放着好几只喝光的胡萝卜汁杯子,克莱格慢慢饮着手中一杯,不时看看手表。

莱斯特:设想有一屋子女人,施瓦茨,个个青春妙龄,碧眼金发,春欲正浓。说是内室闺房也未尝不可。我呢,一身皮革,或者说是全副披挂,则是她们这些人

的情欲对象。我讲话的时候,所有的眼睛都看着我。“女士们,”我开始说,“我是爱神埃洛斯。我会使你们癫狂,我的火种对你们来说是来自天堂的甘露……”

克莱格(站起身来):莱斯特博士,我都听呆了。不过,现在我得回家去见老婆了。

莱斯特:老婆,嗯?我倒想会会她,克莱格。

克莱格:好的。

莱斯特:星期四一起吃晚饭怎么样?(过会儿又想起)你如果想来也可以来。(稍顿)开个玩笑,施瓦茨。听明白了吗?你也可以来。瞧我这嘴。

克莱格(看表):好的,先生。我得颠儿了。

克莱格急忙朝门口奔去,莱斯特喝完克莱格的果汁,示意侍者再多上些。

(切换)

内景,烤猪店,晚上

内部装潢是日本式的,十分简朴。马克辛坐在酒吧台旁,看着她的表。店里除马克辛外全是日本人。克莱格发疯一样冲进来,上气不接下气。他看到马克辛,一屁股坐到她的旁边。

克莱格:总算赶到了,马克辛。马克辛,马克辛,马克辛。

马克辛:刚刚算吧。

克莱格:给您要杯饮料,马克辛?

马克辛:你结婚了?

克莱格:是的。不过别再提了。(马克辛笑了,酒吧侍者走过来)你喝什么?

马克辛(对待者):老规矩,巴里。

克莱格(对待者):我来个——啤酒

吧。百威,或者什么的。(侍者走开)我喜欢你。说不好究竟喜欢你什么。

马克辛:我的乳房?

克莱格:不,不,是你的活力和你的姿态,或者说是你的举止什么的……

马克辛:天哪,你别是个同性恋吧?我可不想浪费我的时间。

克莱格:不,我是……

饮料端上来了。马克辛的饮料盛在像一只很大的鱼缸一样的杯子里,蓝莹莹的,上面飘着水果和松软糖果什么的,插着小纸伞,杯沿上还挂着塑料小猴……

克莱格:老规矩就是这个?

马克辛(像干威士忌一样一气儿喝光,把空杯子推给侍者):再给我来上,巴里。酒吧侍者拿着空杯离开。

克莱格:我不是同性恋,只不过我喜欢女人不单单是她们的胴体。要知道,阴阳是永恒的,男性和女性的力量是互相补充的。一方要是没有另一方,它永远是不完整的。因此我绝对地尊重女性一方。

马克辛:你不是同性恋就是骗子。

克莱格(转变口气):说真的,我实在是被你迷住了。

马克辛(打趣地):说真的,我实在是被你迷住了。好哇,你是个同性恋。你愿意的话,咱们不妨交换一下诀窍,嗯(站起身来)?

克莱格(不知所措):别走呀,等等!我喜欢你的乳房。(稍顿)我爱你的乳房,我想要你。

马克辛(坐下):那好啊,咱们总算有点门儿了。(稍顿)你没戏。

马克辛的第二杯饮料来了,她一饮而尽后又把杯子推给侍者——

马克辛: 好吧,说说你自己吧,混蛋,要是你能够清醒一阵的话。

克莱格: 唉,我是个演木偶的……

侍者端着马克辛的饮料回来了。

马克辛(对待者): 买单。(切换)

内景, 克莱格和洛蒂的起居室, 晚上
洛蒂用手梳理着伊莱贾身上的毛,
克莱格走进来——

克莱格: 哎。

洛蒂: 回来了。

克莱格(内心紧张, 没话找话): 对不起, 回来这么晚。莱斯特就是不放我走。哎, 他要我们星期四跟他一起吃晚饭。如果你想不去, 我也可以推掉。这个装疯卖傻的老色鬼, 我算服了他了。开始你会觉得他简直令人作呕, 可是, 过一阵你又会觉得他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

一阵沉默, 洛蒂仍在梳理伊莱贾的毛, 最后——

洛蒂: 你吃了吗?

克莱格: 没有, 我不饿。对不起, 我没打电话。我有点, 喏, 脱不开身。

洛蒂: 我不放心。

克莱格: 真抱歉。(试图开个玩笑)
喂, 不是你叫我工作的吗?(见洛蒂不接他的茬儿) 你今晚过得怎么样?

洛蒂: 汤姆一汤姆扎伤的地方发炎了。

克莱格: 白鼬?

洛蒂: 大蜥蜴。

克莱格: 噢。

洛蒂: 我处理了它的伤口, 然后一个

个喂饱, 弄它们睡觉。

克莱格: 喂, 来点儿啤酒吗?

洛蒂: 不, 谢谢。我要上床了。

克莱格: 好的。我要在工作室呆一会儿, 过一会儿再进去。我需要放松一下。(稍顿) 我就来, 就一会儿。

洛蒂: 好吧。(走开) (切换)

内景, 克莱格和洛蒂的储藏室, 夜晚
克莱格操控克莱格木偶和马克辛木偶, 两个木偶坐在小舞台的边上交谈。克莱格用悦耳的女声模仿马克辛的声音——

克莱格(扮马克辛, 着迷地): 告诉我, 克莱格, 你为什么喜欢演木偶?(扮克莱格) 是呀, 马克辛, 我也说不清楚。也许是出于一种想当一会儿别人的念头, 钻进另外一副皮囊, 做不同的动作, 有不同的想法和感觉。(扮马克辛) 有意思。你想进入我的皮囊吗, 克莱格? 想我所想, 体验我的感觉?(扮克莱格) 太想了, 马克辛。(扮马克辛) 我这里边可好了, 克莱格。连你最疯狂的梦也望尘莫及(两个木偶接吻)。(切换)

内景, 早餐厅/ 七层半走廊, 白天

克莱格站在咖啡机旁, 看手表。马克辛终于走了过来。

克莱格: 喂。

马克辛: 你不是个让我感兴趣的人, 克莱格。你只会耍玩偶。

克莱格(排练过似的): 木偶, 马克辛。其意念就是进入别人体内, 感其所感, 视其所视……

马克辛: 是吗(转身要离开)。

克莱格: 请别走开, 听我解释。(马克

辛转过身来,眼睛死盯着克莱格,等在那里)奇怪极了,我从来没有这样过,马克辛。我就是对你有那么一种感觉,以前对谁也没有过,连对我老婆也没有过。我笃信我们是天生的一对,马克辛。

马克辛(茫然地审视了他一会儿):做你这样一个人实在是太可怜了(朝走廊那头走去)。(切换)

内景,文档室,白天

克莱格心境很坏地整理着文件。摆在顶上的几张索引卡在他关抽屉时掉到柜子后面去了。他叹了口气,将柜子从墙边挪开,去拣那几张卡片。他发现一块纤维板钉在墙上。可以看出,这块板钉在那里已经很久了,因为上面已被漆过多遍。有一张卡片卡在纤维板和墙壁之间,克莱格伸手去够,它却掉了进去。他叹了口气,动手将纤维板从墙上拆下来。在这块板的后面,他发现有一扇小门。

克莱格(诙谐地):七层半的又一件邪事。(弄开了这扇门,里面是一条透着暗紫色的肮脏通道)好家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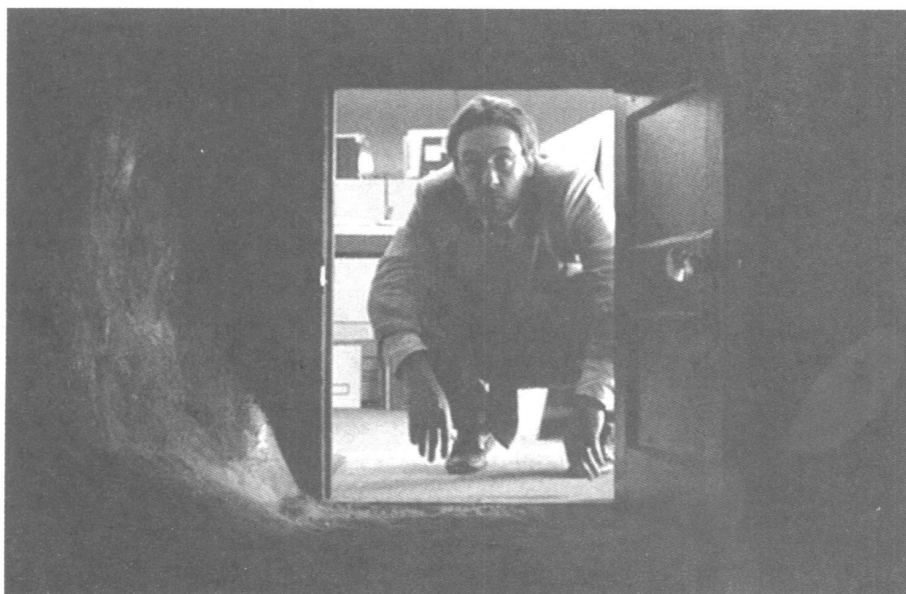
克莱格莫名其妙地朝着通道里面看了好一阵子,然后拣起一块掉下来的模板,试探着挪身进了通道。他用模板四下里捅着,爬了进去。(切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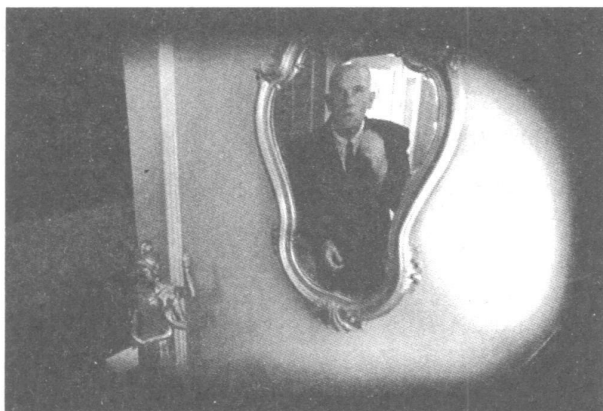
内景,通道,稍后

黑暗中克莱格用模板试探着向前挪,再往里边,管壁变成湿乎乎的黏膜,滴着水。一阵管道吸动的声音,门在他背后“砰”地一声关上了。突然有什么东西开始拽克莱格,就好像有一根管子把他给吸走了。一道闪光。(切换)

内景,幻想餐厅,早上

一个人正在读报的视角。这个人把一杯咖啡端到嘴边,有滋有味地喝着,还发出声音。此人将杯子和报纸放下,站起





马尔科维奇(画外): 谢谢。

司机: 就是你演偷珠宝的那个。

马尔科维奇(画外): 我从来没演过偷珠宝的。

司机: 那是谁呢?

马尔科维奇(画外): 不知道。

司机: 我敢肯定是你
(咕噜一声, 图像开始暗淡,

然后突然全黑)。 (切换)

外景, 壕沟, 白天

新泽西收费公路路旁。“噗”地一声, 克莱格不知从何处掉到壕沟里。他浑身湿透, 又在沟里弄得脏兮兮的。他站起来, 不知所措地向四周望去, 看到了新泽西收费公路的路标。过了一会儿, 他走到路边, 伸出拇指。 (切换)

内景, 马克辛的办公室, 稍后

马克辛坐在桌子后面, 脚翘在上面, 正打电话——

马克辛: 当然好了, 宝贝儿。我这就下班了。(克莱格走进来, 十分脏乱疲惫。马克辛看见他, 继续打电话。对着话筒) 20分钟后在烤猪店见。(淫荡地大笑) 啊, 好呀, 也许不到时候我是不会把腿张开的。(挂上电话, 对克莱格) 这一天我都忙不过来了。替我锁下门好吗, 宝贝儿(站起来, 在她的小手包里装了些什么)?

克莱格: 你不想知道我出了什么事吗?

马克辛(想了想): 不想(朝门口走去, 克莱格抓住她的胳膊)。

来, 走到房间另一头, 拿起钱包, 照照镜子, 看看有没有食物粘在牙齿上。他就是约翰·马尔科维奇。马尔科维奇走到前门, 打开门, 走出公寓。 (切换)

内景, 马克辛的办公室, 稍后

马克辛坐在桌前, 边吃三明治, 边看一本时装杂志, 还在电话里聊着天。

马克辛: 那个演木偶戏的今天对我说他爱我。(大笑) 我知道, 我再也想不出有什么比这更可怜的了。 (切换)

内景, 出租车, 稍后

约翰·马尔科维奇坐在出租车后排座位上的视角。出租车由路边驶出。

马尔科维奇(画外, 整个共鸣): 去布劳德赫斯特剧场。

司机(边开车边从他的后视镜里观察马尔科维奇): 喂, 你就是那个演员吧?

马尔科维奇(画外): 对。

司机: 约翰·麦克尔……迈普尔索普?

马尔科维奇(画外): 马尔科维奇。

司机: 马尔科维奇! 对了。嘿, 我喜欢你演的那个电影。

克莱格: 这事很重要!

马克辛(看着他抓胳膊的手): 那好啊。

克莱格放开她的胳膊。马克辛点燃一支香烟, 站在敞开的窗口抽起来。

克莱格: 我的办公室里有一扇小门。那是个入口, 马克辛。它带你进入约翰·马尔科维奇。你通过约翰·马尔科维奇的眼睛看世界。大约15分钟之后, 你就被吐在新泽西收费公路边的壕沟里。

马克辛: 听起来蛮有意思。约翰·马尔科维奇是个什么人呢?

克莱格: 他是个演员。本世纪美国最伟大的男星之一。

马克辛: 他演过什么?

克莱格: 那多了。他很受人尊重。比如那个盗珠宝的电影。但问题是, 这件事非常奇怪, 它超乎自然, 先用这么个词吧。它提出了关于人自身的性质和灵魂的存在等各种哲学问题。我是我吗? 马尔科维奇是马尔科维奇吗? 佛祖是对的吗? 二元性是虚幻的吗? 我手里原先拿着一块模板来着, 马克辛, 可现在不见了。哪儿去了? 它失踪了吗? 怎么会呢? 它还在马尔科维奇的脑袋里? 我不知道。你能想像出这个入口是多么玄妙复杂了吧? 我觉得我再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子生活了。

克莱格用恳求的眼光看着马克辛, 她朝开着的窗户做了个手势, 然后走出房间。

(切换)

内景, 克莱格和洛蒂的起居室, 晚上
克莱格兴趣索然地倒在沙发上, 俨然一个惨遭遗弃的木偶。电话响起, 他抓

起电话 ——

克莱格: 喂?

马克辛(电话里): 说说看, 这个叫马尔科维奇的家伙招人喜欢吗?

克莱格(一下子兴奋起来, 捧着电话来回走着): 是的, 当然了, 马克辛。他可是个知名人物呀。

马克辛(电话里): 那好, 咱们就卖票。

克莱格: 进入马尔科维奇的票?

马克辛(电话里): 对啦, 两百块钱一次。

克莱格: 可是, 这里边有的东西太深奥, 马克辛, 我们可不能这样去利用它。

马克辛(电话里): 我需要你来干这件事, 克莱格。你是我里边的人了。

前面的房门打开 ——

洛蒂(画外): 我回来啦!

克莱格继续电话交谈, 但声音压低了 ——

克莱格: 我是你的人了? 你需要我?

马克辛(电话里, 不耐烦地): 当然了, 怎么说都行。

克莱格(高兴地): 哇! (然后, 央求地) 可是, 马克辛, 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意味着什么, 拿它闹着玩儿也许会有危险。

洛蒂从克莱格身旁走过, 拎着一袋食品。

洛蒂(克莱格招了招手): 喂。

马克辛(电话里): 我会保护你的, 娃娃脸(挂上电话)。

克莱格(示爱地, 但轻声地): 噢, 马克辛。

(化入)

外景, 克莱格和洛蒂的公寓, 晚上

克莱格和洛蒂身着晚装,正朝他们的汽车走去。

克莱格:……这样一来,我常常不得不跟合伙人一起工作到很晚,因为我的合伙人和我不能在白天经营这项业务……莱斯特公司白天要营业。但这是件好事呀,洛蒂,因为它会把我们从经济拮据的黑洞里救出来,所以……

洛蒂:我连你说的是什么都不明白,克莱格。一个什么进入别人脑子的入口,没有这种事嘛。

克莱格:大脑,灵魂。我告诉你,洛蒂。我就在他的身体里面朝外看着。你得相信我,这是真的。

洛蒂:那我想试试。

克莱格:什么?

洛蒂:我想做一回马尔科维奇,明天上午。另外,我还想见见你的这位合伙人。

克莱格:不行!喏,你知道白天我们不能干这件事。我不是解释过了吗。这样吧,咱们今天晚上就干,现在就干。

洛蒂:现在?

克莱格:对,现在就干,在去莱斯特的路上。

(切换)

内景,文档室,晚上

克莱格扶住打开的小门,洛蒂迟疑地爬进去。

克莱格:我在新泽西收费公路边上等你。

洛蒂:我害怕。

克莱格:我知道,你不一定非得要做。

洛蒂(孩子似地):不,我要。

她爬进去不见了。克莱格匆匆离开办公室。

(切换)

内景,浴室,晚上

马尔科维奇在冲淋浴,我们从他的视角看着他给自己打肥皂。他做得很性感。

洛蒂(声音):啊,湿透了,湿透了。好怪哟。(马尔科维奇走出淋浴,慢慢地用毛巾擦干身上)哇,好极了。噢,啊。(马尔科维奇从镜子里面看自己)我觉得好性感呀。

(切换)

外景,壕沟,晚上

克莱格站在前景处,望着壕沟;他的车停在背景处,车头灯照着克莱格观察的方向。洛蒂掉落在克莱格身后的壕沟里,他转身看去,只见她衣衫褴褛,浑身湿透,却兴冲冲地朝着汽车走去。克莱格连忙追过去。

洛蒂:我得回去。

克莱格:可以,明天吧。

洛蒂:我这就得回去。

洛蒂上车坐在乘客座上,关上车门,直视前方。

克莱格:待会儿再说吧。(切换)

内景,克莱格和洛蒂的车/收费公路,晚上

克莱格开车,洛蒂气呼呼地望着窗外。

洛蒂:我得回去,克莱格,进去一趟使我起了变化,忽然间所有的事都想通了。我知道我是什么人了。

克莱格:你刚才并不是你,而是约翰·马尔科维奇。

洛蒂(一下子兴奋起来):我是他,不

是吗?(朝窗外大叫)我是他妈的约翰·马尔科维奇!(大笑,然后强调地)送我回去,克莱格。

克莱格:去莱斯特那里要迟到了。

(切换)

内景,莱斯特的餐厅,晚上

这是一处有绒肖花纹墙纸和烛台的高档场合。莱斯特、克莱格和洛蒂围坐在一张装饰豪华的桌子旁,面前摆着各种各样的果汁。洛蒂身上仍然湿漉漉的,人还是气呼呼的。莱斯特坐得与她相当贴近。

莱斯特:告诉我,洛蒂,你能听懂我的话吗?

洛蒂(犹豫一下,然后):当然能,莱斯特博士。你在阐明矿物质的胶质状态下被吸收的营养价值。我实在是不能再赞成了。

莱斯特:啊,心儿莫要慌。

克莱格闷闷不乐地慢慢喝着一杯果汁。

洛蒂:莱斯特博士,你能告诉我去卫生间怎么走吗?

莱斯特:太乐意了,亲爱的。你顺着大厅楼梯上去,上到顶口你就进……我左手的第五个门。现在要留心下去这一步,它凹下去了,喏。(洛蒂微笑,莱斯特回以微笑。看着洛蒂朝厅那边走去,又对克莱格)朋友,再来点甜菜一菠菜汁?

(切换)

内景,莱斯特家的大扶梯,夜晚

洛蒂登上富丽堂皇的大厅楼梯,到了梯口她看见六间关着的门,她数着,想找到莱斯特所指示的那一间。最后,她推开其中一间的门,朝里面一看,大吃一惊。

(切换)

内景,莱斯特的房间,接上

洛蒂进入房间,室内灯光很暗。墙上挂满了约翰·马尔科维奇的照片,看上去像一个博物馆:马尔科维奇童年的照片、青年的照片、头像和从各个角度拍下的真人大小的马尔科维奇的裸体照,以及



出生证明、大学毕业证书、字迹样本和家族谱等正式文件的影印件。

洛蒂(小声): 好家伙! (切换)

内景, 克莱格和洛蒂的车/ 桥, 夜晚
克莱格和洛蒂驾车回家。

洛蒂: 你猜莱斯特与约翰·马尔科维奇是什么关系?

克莱格: 那个入口一直是用板子钉死的, 我敢说莱斯特连知道都不知道。怎么啦?

洛蒂: 不怎么。我是在想, 约翰·马尔科维奇有个入口, 你不觉得很离奇吗? 比方说, 你是不是觉得它具有某种……含意?

克莱格: 你这问的是什么呢?

洛蒂: 不知道。(稍顿, 似有所悟) 他有个入口, 这怎么说也是一种色欲的东西, 你说呢? 喏, 它几乎可以说是……阴道。就好像他又有阴茎, 又有阴道。这有点像是马尔科维奇的女性一面。我喜欢(克莱格若有所思)。(切换)

内景, 克莱格和洛蒂的储藏室, 夜晚

克莱格坐在工作台前, 他听得到背景处淋浴的声音。他把“克莱格”和“马克辛”这两只木偶的脑袋都揪了下来。把“马克辛”的脑袋安在“克莱格”木偶身上, 又把“克莱格”的脑袋安在“马克辛”身上。叹了口气。

克莱格: 马克辛, 用我的王国换你的入口。(切换)

内景, 克莱格和洛蒂的浴室, 夜晚

洛蒂洗淋浴, 关上淋浴走出来。她像马尔科维奇那样用毛巾擦干自己。她闭上眼睛, 再慢慢睁开, 从镜子里看自己。

她灰心地扔掉毛巾, 走出浴室。(切换)

内景, 马克辛的办公室, 早上

房门半敞着。马克辛坐在桌前在构思一则广告。克莱格站在她背后, 表面上是从她肩头上看她做事, 实际上是在端详她的后脑勺。他试图轻轻撩开她的头发看看她的后颈, 她却像赶飞虫一样把他噓开。他叹了口气。(切换)

内景, 电梯, 稍后

洛蒂站在上升的电梯里, 手里拿着那根撬棍。几个老年人跟她一起乘电梯上来, 她朝他们笑笑, 他们也朝她笑笑。(切换)

内景, 马克辛的办公室, 稍后

马克辛: 好了, 你瞧。(念道)“想过要做另外一个人吗? 现在你办得到了。不是开玩笑。15分钟只需两百块钱。请来默廷—弗雷默大厦的 J. M. 公司一访, 每晚9点至凌晨4点”。

克莱格: 不错。没有直言其事, 却又让人好奇。拨号码吧。

马克辛拨打电话, 洛蒂溜了进来。

克莱格(她来干什么?): 洛蒂!

洛蒂: 我听到你的声音了。(对马克辛)你好。

克莱格: 你怎么没上班?

洛蒂: 这是你的合伙人吗? 她很漂亮。我得回来再做一次马尔科维奇, 管他呢。是她吗?

马克辛(对着电话): 喂, 你好, 我想登一则广告。(对洛蒂)你好, 你是克莱格的太太?

洛蒂: 你好, 我是。

克莱格: 洛蒂, 马克辛。马克辛, 洛蒂



洛蒂：我喜欢费尔德曼医生，行吧？所以就问问他的意见。有那么可怕吗？你为什么总是对我这样大嚷大叫呢？

克莱格（感觉不妙）：那不过是通过别人的眼睛看事物所带来的阵阵刺激罢了，宝贝儿。它会过去的。

洛蒂：克莱格，你不要阻碍我变成一个男人

（洛蒂和马克辛握手）。

洛蒂：喂，你做过马尔科维奇吗？

马克辛：嗯……（对着电话）喂，我想登一条广告。对，“想过要做另外一个人吗？”不是，这是广告词，过会儿再说你的事。“想过要做另外一个人吗？现在你办得到了。不是开玩笑……”

克莱格（对洛蒂）：你应该在班上呀。

洛蒂：我把昨晚的经历过了一遍又一遍，真是不可思议。（稍顿）我判定，我是个变性人。荒唐透了，是吧？

克莱格：什么，你发病了吗？

洛蒂：我第一次觉得一切都顺了。我需要再回去验证一下，如果还是这种感觉，那我就去找费尔德曼医生谈做变性手术的事。

克莱格：胡说八道！再说了，费尔德曼是过敏症专家，你就是要做什么，也得弄对了。（洛蒂开始撒泼，克莱格是吃这一招的，但他顶住了，他继续自己的攻击）要知道，你不过是产生了这些怪念头，居然就要去做那种无知的蠢事。

（克莱格想驳斥她两句，但一时语塞）。

马克辛（挂上电话）：让她去吧，克莱格。（对洛蒂微笑）我是说“他”。

克莱格（为了马克辛怎么都行）：那好吧。（再一想）可是现在是正午，我怎样才能让她过莱斯特这一关呢？

马克辛：是呀，想想看。（克莱格叹了口气，领着洛蒂走出办公室。马克辛拨打电话，对着电话）戴维吗？我是马克辛。给我查一下约翰·马尔科维奇家里的电话。太好啦。我爱你，欠你的。（切换）

内景，约翰·马尔科维奇的起居室，白天

马尔科维奇的视角。他坐在沙发上，喝着咖啡，读着《樱桃园》的脚本。背景的立体声音响放着巴赫的音乐。

马尔科维奇（朗读）：“我像冬天一样饥饿难耐，像乞丐一样贫病交迫；命运将我东抛西甩，我四处流浪，漂泊在外。”

洛蒂（画外）：充满了原始的野性的力量！

马尔科维奇：“但是不论我走到哪里，白天和夜晚的每一分钟，我的灵魂都充满了神秘的期待。”（电话响起，马尔科维奇放下剧本，拿起话筒）喂？

马克辛（画外）：马尔科维奇先生吗？

马尔科维奇：谁呀？

马克辛（电话里）：你不认识我，可我是一个很崇拜你的观众。

马尔科维奇：你是怎么弄到这个号码的？

马克辛（电话里）：人家迷你嘛，哇，现在跟你讲话我都有点激动……

洛蒂（画外，激动地）：啊，我喜欢这个。

马尔科维奇：听着，别给我来这个。请不要再往这里打……

马克辛（电话里，格格地笑着）：喔，好大的架势。马尔科维奇将军阁下，我的乳头在向你立正。因此今晚八点我将在贝尔纳多酒店恭候，务必请去那里一见。我对珠宝大盗这部片子中的你十分崇拜（马尔科维奇挂断电话）……

洛蒂（画外）：天哪！（试图操控思想）去那里见她。去那里见她。去那里见她。去那里见她，去那里见她……（马尔科维奇又去看剧本）去那里见她，去那里见她，去那里见她……

马尔科维奇拿起笔来写下：“贝尔纳多，八点。”（切换）

外景，壕沟，上午

克莱格等在那里。洛蒂“噗”地一声掉进沟里，身上湿漉漉、黏滑滑的。

克莱格：怎么样？

洛蒂：我今晚还得去。八点准时。

克莱格：为什么？

洛蒂：别烦我了，克莱格。（切换）

内景，贝尔纳多酒店，晚上

马尔科维奇的视角。这是一家繁忙的意大利餐馆。马尔科维奇看了看四周，又看看自己的表：8 03。一个小伙子朝他走过来。

小伙子：对不起，你是约翰·马尔科维奇吗？

马尔科维奇：是的。

小伙子：哇，你那部演弱智人的电影演得真好。

马尔科维奇：多谢。

小伙子：我就是想跟你说这个的。还要说谢谢你。我有个表亲是弱智人，所以，可想而知，看到银幕上如此有同情心地描写弱智者，我是很受感动的。

小伙子离去，马尔科维奇把整个房间看了一遍。马克辛走进餐馆，我们看见她了，可是马尔科维奇并不能从人群中认出她来。她朝四周看了看。

洛蒂（画外）：马克辛！

马克辛看见马尔科维奇并朝他走来。他全神贯注地望着她。

马克辛：你好，你能决定来，我真高兴。我是马克辛。

马克辛伸出手，显得妩媚动人，马尔科维奇握住她的手——

马尔科维奇：我是约翰。我原不打算来的，可是感到有一种奇怪的东西逼迫着我。我不得不承认，我有点让你的声音给迷住了。

洛蒂（画外）：天哪，她真漂亮。她看着我，看着他，看着我们的那副样子。

马克辛: 有趣的是, 马尔科维奇先生, 我的声音大概是我最不吸引人的方面了。

洛蒂(画外): 我从来没有被女人这样看着过。

马尔科维奇: 可以给你来一杯饮料吗?

马克辛: 你喝什么我就喝什么吧。

(切换)

内景, 克莱格和洛蒂的汽车/ 收费公路, 夜晚

克莱格开车。洛蒂浑身湿透, 两眼直视窗外。

克莱格: 这回怎么样? 他在干什么?

洛蒂: 噢, 也没干什么。就是在他房子里闲荡, 我想他一定是个孤独的人。

克莱格: 你瞧, 男人也会感到失落。我很高兴你能看到这一点。你不要这么快就认定, 更换身体可以解决你所有的问题。

洛蒂: 说得对。我在想, 我们应该请马克辛过来吃晚饭。你们两个既然是什么合伙人, 这样做或许是个好姿态。

克莱格: 谁知道哪。咱们俩关系有点紧张, 我很不愿意让你受到伤害。

洛蒂: 我没事儿的。我来做我的意大利面, 咱们一块儿吸大麻。(梦幻地) 紧张会化解的。

(切换)

内景, 克莱格和洛蒂的餐室, 晚上

克莱格、洛蒂和马克辛坐在桌旁吃意大利面, 洛蒂盯着马克辛看, 克莱格也盯着马克辛看。陷入一种尴尬的沉默。

洛蒂(对马克辛): 你知道吗, 爱斯基摩人的语言里雪不只有一个词, 而是有

49个词。这是因为他们有那么多, 那么多的雪。

克莱格: 吃完饭我让你看看我的木偶。

马克辛: 好啊。

洛蒂: 看完了, 我介绍你认识我最喜欢的小猩猩, 伊莱贾。由于幼年压抑的创伤, 它得了溃疡。不过我们就要找到根源了。(压低声音) 心理疗法。

(切换)

内景, 克莱格和洛蒂的起居室, 稍晚
晚饭后, 克莱格、马克辛和洛蒂坐在沙发上轮流吸一支大麻烟, 他们都醉了。

马克辛(不针对谁): 依我看, 这世界上有的人孜孜追求他们想要的东西, 有的人却不是。那些热心的人, 也就是那些孜孜追求自己想要东西的人, 也许他们得不到想要的东西, 但是他们总是充满活力, 关心自己, 当他们死去的时候, 没有多少可遗憾的; 而那些不去追求他们想要东西的人……喏, 关哪个屁事儿呢?

马克辛大笑。又是一阵沉默。突然, 克莱格和洛蒂同时扑向马克辛, 并开始在她的脸上脖子上使劲儿地亲吻。他们同样突然地停下来, 彼此看着对方——

克莱格: 你?

洛蒂把脸转开。

马克辛: 克莱格, 我就是看你不起眼儿。你呢, 洛蒂, 我被你弄得神魂颠倒, 但那只是当你在马尔科维奇里面的时候。昨晚我往他眼里看的时候, 可以感到你在从里往外瞧。在他那胡茬、过于突出的眉头和男性秃顶的背后, 我感到了你女性的渴望, 简直能把我给杀了。

克莱格(厌恶地): 天哪!

洛蒂抚摸马克辛的脸, 克莱格站起来朝窗外望去。

马克辛(把洛蒂的手拿开, 对她说): 不做马尔克维奇的时候别这样, 宝贝儿。对不起了。(站起来) 谢谢, 这么好的晚餐。(走过窗边, 对克莱格) 我并无恶意, 合伙人。

马克辛离去。克莱格和洛蒂彼此看着对方, 真醉了, 使劲想弄清楚事态的严重性。

洛蒂: 我要离婚。 (切换)

内景, 七层半走廊/ 接待室, 晚上

走廊上空无一人, 只有出口指示灯亮在那里。莱斯特公司的门开着, 门上贴的一块牌子上写着“J. M. 公司”。

(切换)

内景, 文档室, 晚上

寂静无声, 克莱格和马克辛坐在折叠椅上, 墙上的挂钟滴嗒响着。克莱格吹着没有调子的口哨, 每隔一会儿抬头看看, 悄悄地打量一下马克辛。终于有人敲门了。

克莱格(有点过于急切): 请进!

埃罗尔, 一个忧愁、发胖的青年男子, 温顺地走了进来。

埃罗尔: 你们好, 我是奔着广告来的。

克莱格: 请坐。

埃罗尔坐在克莱格面前的椅子上, 他紧张地朝马克辛看了一眼。

埃罗尔: 你们说我可以做另外一个人, 确切的含义是什么?

克莱格: 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可以把你放进另外一个人体内15分钟。

埃罗尔: 噢, 这可是我翘首以待的医学突破呀。有没有副作用? 请说没有! 请说没有! 请说没有!

马克辛: 没有。

埃罗尔: 长远的心理和生理反应呢?

马克辛: 别傻了。

埃罗尔: 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任何人吗?

克莱格: 那……

马克辛: 你可以做约翰·马尔科维奇。

埃罗尔: 太棒了! 我的第二选择。啊, 妙极了。简直让人难以相信! 你瞧, 我是个可悲的人, 又可悲, 又胖, 又孤独。唉, 各种饮食我都试过了, 朋友。一年里什么都不吃, 光吃人造蛋黄酱。有作用吗? 你们说吧。人家马尔科维奇, 那是纽约之王! 全市名人! 最受女人青睐的单身男子! 美食家! 20世纪的叔本华! 非凡的瘦人!

马克辛: 两百块。

埃罗尔: 当然, 当然, 那是当然了!

埃罗尔把钱交给马克辛并被带进入口, 门“砰”地一声关上了。 (切换)

内景, 约翰·马尔科维奇的厨房, 晚上

我们通过马尔科维奇的眼睛看到他在审阅一份邮购目录, 并对着电话——

马尔科维奇: ……我不需要浴室脚垫, 如果我买这一套的话, 可不可以用脚垫换三条备用毛巾?

电话里的声音: 可以, 先生。没问题, 可以给你换。

马尔科维奇: 那好。那我就要长春花